

● 浩然长篇小说文库

金光大道

第四部

浩然



华龄出版社

期

中



北京图书馆藏
 教育资料专用
 学海楼
 著

金光大道

第四部

华龄出版社

381651



0000079897

(京)新登字 06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光大道/浩然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1995. 9

ISBN 7—80082—511—6

I. 金… II. 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10742号

浩然长篇小说文库

金光大道

第四部

浩然 著

出版发行:华 龄 出 版 社

(北京西城区大红罗厂街乙3号)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天津市北方出版印刷公司

850×1168毫米 1/32开 23.0625印张 574千字

1995年9月北京第1版

1995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 数:1—15000套

ISBN7—80082—511—6/I·86

定 价:本册 25.60元(全套共四册 96.00元)

目 录

第四部

- 一 寂静的大地····· (1)
- 二 热心的村长····· (13)
- 三 猪头事件····· (22)
- 四 有一点不顺气儿····· (36)
- 五 真没想到····· (47)
- 六 可乘之机····· (61)
- 七 心满意足····· (69)
- 八 死灰复燃····· (82)
- 九 想对策····· (95)
- 十 第一仗····· (110)
- 十一 小插曲····· (122)
- 十二 谈恋爱····· (134)
- 十三 谁变了心····· (147)
- 十四 全都匆匆忙忙····· (159)
- 十五 夜深沉····· (168)
- 十六 西瓜芝麻一齐捡····· (178)
- 十七 旗开得胜····· (188)
- 十八 奔忙在节日里····· (201)
- 十九 要小心也要勇敢····· (209)

二十	说不清头脑的压力·····	(220)
二十一	“管一件闲事儿”·····	(234)
二十二	诡计多端·····	(250)
二十三	秦有力无门可入·····	(258)
二十四	张金发伸手搭桥·····	(266)
二十五	刘万现身说法·····	(275)
二十六	下定决心·····	(283)
二十七	一拉一抢·····	(294)
二十八	一喜一忧·····	(301)
二十九	一惊一乍·····	(312)
三十	又一个胜仗·····	(320)
三十一	混乱·····	(329)
三十二	澄清·····	(336)
三十三	小算盘的算盘·····	(346)
三十四	酒是香的·····	(356)
三十五	“真是胡闹”·····	(369)
三十六	县长的新策略·····	(379)
三十七	黎明到来的时候·····	(387)
三十八	绝情·····	(395)
三十九	挖沟垒坎·····	(404)
四十	沙滩上的冲突·····	(412)
四十一	王友清调查摸底·····	(420)
四十二	高大泉出奇制胜·····	(432)
四十三	相思病·····	(441)
四十四	犹豫·····	(450)
四十五	最重要的收获·····	(458)
四十六	支部书记累病了·····	(465)
四十七	这就是专政·····	(472)

四十八	捉拿	(479)
四十九	一条蔓上的苦瓜	(486)
五十	渴望自由自在的人	(492)
五十一	伤脑筋	(499)
五十二	凑办法	(507)
五十三	土地喷香	(513)
五十四	晨光曲	(521)
五十五	又登上一个台阶	(527)
五十六	冯家“团圆”	(535)
五十七	让人猜不透	(544)
五十八	好像在做梦	(553)
五十九	“我退社”	(560)
六十	忙中偷闲	(567)
六十一	正是春播好时节	(576)
六十二	一路上纷纷细雨	(586)
六十三	省委指示	(594)
六十四	就要翻上来	(605)
六十五	串通	(612)
六十六	红枣村遭难	(617)
六十七	芳草地设防	(623)
六十八	动向	(632)
六十九	纠偏	(641)
七十	面对反扑	(648)
七十一	质疑	(657)
七十二	碰壁	(667)
七十三	蠢蠢欲动	(676)
七十四	满腹怒气	(683)
七十五	默契	(688)

七十六	寸步不让	(692)
七十七	演戏	(699)
七十八	失火	(702)
七十九	蒙头转向	(707)
八十	谁是纵火犯	(713)
八十一	“是我的爱人”	(723)
八十二	胜利的喜报	(729)

第 四 部

一 寂 静 的 大 地

春天的节日，在人们愉快而又掺和着烦恼的忙碌中，又一次来到彩霞河边的大草甸子上。

冰冻的土地，倔强地挺着胸膛，硬梆梆的，上面裂开了一条一道道的细小口子。散布在渠边，坑沿上那一棵棵一丛丛的树木，撑着枯枝，也变得跟土地同样颜色，几乎看不出它们本来的模样。东西南北的村落，因为脱去了夏天的翠绿覆盖和秋天的金黄笼罩，也仿佛低矮了许多。走在路上的人，用不着蹠脚或登高，一抬眼就能够看出很远很远。这样一来，大草甸子显得更加辽阔得没边没沿。如果缺少从村庄传来的阵阵声波，缺少偶尔出现在远远公路上的车辆影子，那就太过于空旷寂静了。

高大泉怀着抑制不住的激动心情，默默地走在仍然处于冬眠状态的土地上。

他头顶上的棉帽子，那没有结扎的护耳，一高一低地朝两边伸着；上面的细细的布带子，随着他左瞧右看，不停地摇摇摆摆。他身上那墨绿色的绒衣外边，套穿着一件对襟的、几乎是打到膝盖那么长的青布棉袄；两片衣襟，跟着他的脚步一掀一扇的；棉裤脚上，系着扎绑粮食口袋用的那种线绳儿；一双挖煤工人穿的那种高腰胶底的布靴子，肥头大脑的，尽管他走得很慢很轻，但是每一步踩下去，都显得那么有劲头，使得脚下那些被雪水溶解

过的麻麻渣渣的浮土，立刻变成细面面，在身后边留下一个个像刀子刻的脚印子。

从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那时候开始，这个从庄稼人后代里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曾经有多少次匆匆地离开他的芳草地，又匆匆地转回来呢？这是没有办法计算清楚的事情。有那么几次，倒是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他头一次从山东汶河庄出发重返芳草地，迎接他的是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那场生死搏斗，不仅使他得到了祖祖辈辈都梦想的土地、房屋，得到了做人的尊严和权利，还使他得到了为人类彻底解放的革命理想。因此，当他第二次从首都火车站出发赶回芳草地的時候，他就自觉地投身在农业合作化的运动里了。这场运动，是一座时代的大熔炉，使他经受了千般锤打，万种考验，他和他的伙伴们，为自己，也为后代子孙，闯出一条朝着幸福生活前进的金光大道。一九五三年，他到唐山调查范克明的历史情况以后转回来，又带领着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在这大草甸子上挖掘出第一条泄水渠；芳草地的庄稼汉，第一次用人们的集体力量，战胜了天灾，保住了丰收。那一条渠成了周围村庄的榜样，引出来几十条泄水渠。大草甸子从连年沥涝的魔爪下解放出来。一九五四年，高大泉参加了县人民代表大会回到芳草地，又发动全村九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把一座钢筋水泥的引水闸门，建筑在彩霞河的大堤上。从此，庄稼人再不靠天等雨，而是自由自在地利用起无穷无尽的水源了。随着生产的提高，互助合作组织蓬勃地发展起来：芳草地百分之七十的农户，都加入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社，百分之二十多的农民，加入了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最让人高兴的是，大多数庄稼人，都渐渐地习惯了新的生活和新的生产方式。那些疯狂抗拒搞社会主义的各种人物，一个个在社会主义胜利面前垮台了。动荡纷乱的大草甸子，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和平景象。当一年的分配完毕，一面“农业合作化

先进村”的锦旗挂到村公所不久，高大泉被调到由县委书记梁海山倡议，由县委宣传部举办的“社会发展史”训练班学习。因为是在一个“和平景象”的形势下，他才能够丢开芳草地的各种工作，安心地坐在课堂里听课看书；又因为“从猿到人”这个第一道奇妙有趣的知识大门向他打开，他才被新鲜的道理吸引住。他的学习最用功，越学越有劲头。三次课程小结，他都被推为组里的代表，在全班的经验交流会上，畅谈心得收获；最后毕业考试，他又名列第一。搞社会主义的理论知识，如火如荼，把他的心变成了一锅烧开了的水似的沸腾起来，这个一向能够沉住气的人，再也不能安静了。今天上午，训练班的全体学员要合影留念，然后有一次肯定是十分丰盛的会餐。他犹豫了一阵儿，没有等候着参加那些活动，便归心似箭地搭上一辆拉货的汽车，赶到天门镇，又步行回到他日夜想念的芳草地，回到他们农业社的田野里。

他跨过一条当做地界用的土埂，停住步，四下里张望了一阵儿；蹲下身，用冻得有些麻木的粗大手指，从地上抓起一把土，使劲儿捻碎，仔细地观察一阵儿，扬撒掉，站起身来，接着往前走动。他跨过一条泄水的毛渠，又蹲下身来，一边观察泥土，一边思索起来。

乌黑的胶泥地，被饱含的水分冰冻在一块儿，表面裂开许多大大小小的口子，麻麻渣渣的。一股小凉风，吹着几片卷成球形的干豆叶子，无声地滚过来，在地缝和土块上轻轻地跳动着，又无声地滚到远处去了。

高大泉的背后，突然响起“嘻嘻”的笑声。他扭转头一看，有一个人站在不远的小路上。当他认出这个人是在社员刘万的时候，就站起身，一边迎着走，一边挺有兴致地盯着那熟悉的面孔。

经过一场社会风霜无情袭击的刘万，回复他如今这个样子，可真不容易呀！资本主义那只罪恶的手，夺走了他的妻子，夺走了他两个幼儿的妈妈。悲惨的遭遇，在他心灵上砍削下的伤痕，恐

怕一辈子也难以平复。面前这个高大泉，通过苦心操办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给可怜的刘万带来了继续生存的信心、力量和欢乐。这些，如同新的血肉，把悔与恨的痛苦，深深地包裹起来，再也不见痕迹。他穿得很整洁，蓝布的棉袄棉裤，都是拆洗过的，不肥不瘦很合体；手上戴着布做的棉手套，拿着一把短鞭子。他那增添了几条皱纹的脸上，刮得光光的，显得又年轻又精神。前年冬天，他跟香云寺那个寡妇曲贵香结了亲。这两个走过相同的生活弯路的人，搭配在一块儿，日子过得挺随心。他们相敬相爱，从来没有生气吵嘴过。村里的好多人说，这两口子的那股“黏糊”劲儿，比二十多岁的新婚夫妻还厉害。去年，几个农业社在彩霞河堤上修建引水闸的时候，别人都住在那边的工棚里，刘万却不辞辛苦，每天晚饭后都跑回家里过夜，起五更再赶回工地吃早饭。小伙子们很露骨地嘲笑他，他也不在乎。有时候，他只是笑嘻嘻地强辩一句：“你大婶没有开过怀，哪有带孩子的经验？我回去帮一把，免得累坏她的身子呀！”有一回，类似这样开玩笑的事情，让高大泉给碰上了。高大泉当时没有插嘴，过后便悄悄地跟秦恺商量一个办法，派刘万当了食堂管理员，让他赶着牛车，从村里往工地拉运柴草、粮食；因为每天要把牲口送回队里饲养场去吃料，刘万也就能住在家里。从那以后，这辆牛拉的排子车，就一直由刘万赶着。

这当儿，套着牛的排子车，停在路边上。那头大花牛，曾经像一根绳子，拴着刘万的心，绊着刘万的脚，让他留恋过单干的日子，使他闹了个家破人亡。绕了一个大圈子，他才下决心解开缰绳，拉着大花牛入了社。大花牛，也变得很强壮，很神气；昂着粗脖子，冲着它原来老主人的后背，“哞哞”地叫了两声。随着叫声，从它的鼻孔里吹着浓烟一样的热气儿。

刘万仍然带着笑容，冲着走过来的高大泉开口问：“支书，你啥时回来的呀？”他听到高大泉的回答以后，又说：“我老远就瞧

见像你，你一个劲地在地里转悠，还不住弯腰寻摸，是丢了啥东西呀？”

高大泉拍打着手上的土末子，点点头说：“你猜对了，是丢了东西。”

刘万跨前一步说：“你丢了啥东西？我帮你找吧。”

高大泉一字一句地回答：“丢了好多好多的粮食。一年一年地丢，一辈子一辈子地丢。一算帐，可海啦！咱们得利用组织起来的优越性，想方设法，把丢了的东西，全都找回来！”

刘万没听明白这番话里的意思，当是高大泉跟他开玩笑，就又说：“大冷的天，你赶快回家歇歇腿，暖和暖和，别在这儿转悠啦。眼看刚到春节，离着动耢子种地的节气，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哪……”

高大泉依然按照自己想的心思继续说：“刘万大叔，你看看，咱们这大草甸子上的地，平展展的，连个石头子儿都没有，多干净，多肥沃。前年开了泄水渠，去年修了引水闸，双保险，够不错的啦。为啥每年的产量，总追不上红枣村那坡坡岗岗的地呢？”

刘万说：“这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嘛！咱这儿低洼地，蛤蟆撒泡尿也能淹喽，哪能跟人家北山坡的地比！虽说有了泄水渠，能抗住涝；有了引水闸，不怕干旱了。可是，土性不好，还是照样儿伤水呀。”

“你讲得对。咱这大草甸子边缘的土地，除了伤水，还有一个毛病，太容易板结。”

“那还用说。这些地，遇水就涝，一见太阳，马上就干成炕坯似的一整块儿。你锄吧，震酸了胳膊，镩坏了锄板子，没力气的人，真发怵它。庄稼苗子长在这样的地里，哪能活繁得开呀！”

“你看得很准。人家说，咱这地叫黑胶土，也叫鸡粪土，沾水就涝，离水就旱；往后，越往地里多使化肥，那就越糟糕。这样下去，哪像搞社会主义的人种的地呢？”

刘万见高大泉说这句话的时候，浓黑的眉毛微微地皱了一下，就给他开心说：“人是各生一方，各占一方，各方水土养各方的人。咱们洼地的人，一见高地那边的人啃大柿子、嚼脆枣儿挺眼热。翻过头来看呢，他们北山坡那边的人，一见咱们拔麦子、咬大烙饼，也是挺馋人的。”

高大泉说：“你这套，都是老皇历了。人家山地的人，办起农业社以后，净创奇迹。他们又打井，又挖泉，把不少旱地变成了水浇地。去年，那边普遍种了秋麦，长得还不赖。他们的产量，肯定还得往高升。”

刘万笑笑说：“反正咱们的家搬不走，地也挪不动，就对付着种呗。集体人手多，多花些力气，哪一年的产量也能提高一点儿。”

高大泉一摆手，很严肃地提高声音说：“不行！让产量一年只提高那么一点儿，多少辈子丢掉的东西，怎么找回来？怎么满足工业建设的需要？你到处走走看看吧，从打贯彻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大城市的工业发展的步子多快。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要是跟不上去，咱们的国家建设，就会变得头重脚轻，站不稳当，还能前进吗？”他说着，移动了两步，用力地踩了踩脚下边冰冻着的泥土，“我觉着，咱们得想办法改造土地，把它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土地！”

刘万几乎吃了一惊：“什么？土地还能改造？”

高大泉点点头：“能。这回我们在训练班上学了理论，脑筋更清楚了；咱们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多打粮食，让农民过幸福日子。只要咱们掌握住生产规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做到。”

刘万没有学过这样的理论；就是学习，也没有支书的脑子好使。所以他一时间根本听不懂支书这番话的意思；对“土地能改造”这样的新题目，自然不能从心眼里相信。可是，出于特殊的尊敬，他不愿跟支部书记抬杠；他那淳朴的性情，又不肯假装明

白，而来个随声附和。所以他憨笑一下，便就事论事地说：“你这个改造土地的想头，我可是头一遭听说的新鲜事儿。不太容易吧？”

高大泉说：“改造土壤，在咱们大草甸子来说，是件新鲜事儿。其实，有的地方早就动手了。人家能干能干成功，咱们为啥不能干？要是不发展生产力，不动调能够调动的力量推动生产建设，群众的生活咋提高？社会主义的大目标咋实现？”他这样说着，从背着的帆布兜里掏出一包廉价的纸烟，撕开封口，抽出一支递给刘万。

刘万接过烟，摆弄着，看看牌子，见高大泉装起纸烟，掏出小烟袋，就说：“这是给二林买来的吧？你快留着他给他抽吧。”

高大泉笑笑说：“这是杨广森送给我的，你尝尝吧。我抽烟不多，还习惯抽自产的大烟叶儿。”他把装了烟末的烟锅点着，接着刚才的话茬儿说：“改造土壤的事儿，是我学习的时候，跟杨广森到废城墙上遛弯儿，听他说起红枣村种了麦子，我才冒出来的念头。那天，正巧报纸上有一篇表扬山东省一个农业社的文章。那文章写得挺简单。我估计，那地方的土地，跟咱们这边差不离儿，我就大起胆子想试一试。我跟杨广森说了说。他比我还热，说一定能成功。他还对县委老梁同志讲了这件事儿。老梁专门找了我一趟，也鼓励我不用犯含糊，想干，就放开手，试一下子。老梁说，咱县一半山区，一半低洼，要是能把改造土壤的事情搞成功，就在南半县推广。这担子可就重了。我专门给铁汉写了一封信，让他先想想，等我回来再商量。他没有对你们讲？”

刘万说：“村长那嘴，如今可变得严实多了；办啥事儿，也比先前谨慎多了。你没让他往外透露，又不一定有把握，他哪会跟我们一般社员乱放炮呢？”

高大泉说：“我临回来之前，又找农业科的技术员请教过。他说他也没有亲自搞过这种事，可是在书本上看到过。他认为行。刚才走在路上，我又想起一件最实际的事儿，让我长了信心，你记

得南街张家小铺靠苇子坑边上那块地吧？那地过去是啥样，眼下是啥样？”

刘万说：“那块地让他们经养好了，真是羊群里的骆驼。”

“为啥把羊变成了骆驼呢？”

“离家近便，使的粪多呗。”

“我看不完全是这么一条原由。自从建立互助组起，占奎家那块挨着他的地，使的粪也不少，庄稼苗和产量，怎么总也长不过它？”

“他家有啥窍门，外人可不知道。”

“依我看，窍门很简单。因为他家开小铺，每年冬天炒花生卖，要用好些沙子拌在花生里炒。用完了，往地里一倒。日久天长，那地就给改变了样子……”

“哦，有道理！有道理！”

“你要认为有道理，我就更觉着有把握了。你把眼光放开一点儿想，咱们农业社，能不能打进攻仗，拉沙子，掺在这些黑胶土地里，让它变个样儿呢？”

“我的老天爷！这得用多少沙子？那可老鼻子啦！”

“你别胆小害怕呀。你不是常说，组织起来，人多力量大吗？”

“力量大，是指的耕种锄耨收拾地。干这样改造地的事儿，太不容易了。”

“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得搞单干农民不容易搞的事儿呀！这就是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发展生产力，往大目标奔！”

刘万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望了望身旁这没边没沿的土地。他有点紧张，为了不使支部书记失望，故作轻松地说：“你呀，真是胆子大，敢想大事儿的人，我这小心膛，就是使劲儿撒丫子追，也追不上你。”

高大泉诚恳地说：“刘万哪，咱们得一块儿跳出小农经济的思想圈子，一块儿朝新目标撒丫子追。你不用犯怵，这决不是搬梯

子上天的事儿。你仔细地想想，把沙子掺到地里，能改造土壤，这种办法，你相信吧？”

刘万点点头：“相信了。”

“张家小铺，一家人，每年冬天捎带着手，就无意地把一块地改造了，这你相信吧？”

“已经摆在那儿了，还不相信？”

“这两条你相信，就好说了。我们东方红社，连新入社的几户，共计四十二户，人多心齐，有车有马；要是来个总动员，齐下手，比张家小铺一家力量大吧？”

“那当然。”

“我们是心里有目标地改造土壤，又有奔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得比单干户干得欢吧？”

“不错。”

“有了这些条件。我们再有领导有计划地干，每年抓冬春这个大忙季节的空当，猛着劲地突击一下子；一年改一些，坚持那么几年，不能把大块的地改造好吗？”

刘万听了这一串实实着着的话，那种疑惑而又有点儿紧张情绪渐渐消失：“噢，一年改一点儿，当然能办到啦。我当是一下子就来个大翻个儿哪！”

高大泉说：“像吃烙饼那样，一口一口地咬，不是一口整个吞下去，再大的烙饼，也能够吃掉，再多的土地，我们也能改造好。”

刘万的心，像被支书给点着了，举起大拇指说：“太棒啦！我打保票，这个新目标，咱们算登到顶尖上了。你想出来的事儿，上下左右都敲打得那么实着，决不会落空。我举双手赞成！”

高大泉也高兴起来：“好哇。你赞成改造咱的地，不光要积极地参加，跟着使劲儿干；眼下，也得帮着我们社委会搞宣传，开社员会讨论的时候，多发言。”

“我哪说得好哇？”

“就把你听了我这个新想法，怎么吓一跳，等到细细一琢磨，你又变成举双手赞成，从头到尾地和旁人一说，就是一个挺有劲儿的宣传。”

“这样行。”

两个人正说得带劲儿，忽听一声响鞭传来，同时是一串车铃声。他们同时扭过头，朝响着声音的西官道望去。

一辆两套的大胶车，从村子里边跑出来，上了西官道。那车子上边坐满了身穿花衣服的妇女。

高大泉一边观看一边问：“这是咱们社的车吧？”

刘万得意地回答：“你看那膘满肉肥的牲口，跑得那欢实劲儿，还能是别人的车？”

“这车上哪儿去呢？”

“估计是到天门镇的。”

“那么多人到天门镇干什么？”

“办年货呀！社里从今天起放假了；闲着没事儿，她们还不到热闹地方玩玩。”

“离春节还有四、五天，怎么不赶紧集中人力往地里送粪呢？”

“等天转暖一开化，突击一下就送去了。保证误不了种地。”

高大泉微微地皱了皱眉头，没有再说下去。他往小路上走着，不经心地问：“你赶着牛车干什么去呀？”

刘万先一步跨上路基，顺着车，回答说：“别提了，今儿个，村长高兴，硬交给我一个苦差事。他让我到全乡各村去收买猪头。……”

高大泉打个愣：“收买猪头？咱社不杀猪了？”

“杀，开头说杀七口，昨晚上，大伙一嚷嚷，又改了数目，要杀十五口。”

“这么多？”

“这么多还不够哪。过节了，不少的社员户都找社里订猪头，